



那本有美女插图的诗集被缴了

□许大立

拙作《高峰三题》前不久在《重庆晨报》副刊发表，有好几位细心读者给我留言：许老师，您去江津李市公社插队落户，为啥只带两本书——《赤脚医生手册》和《世界各国概况》？为啥不多带几本，劳动之余好好学习提高啊？

我一时语塞。但也感动，这几位读者还真是细心人，一带而过的话也能引发思考。怎么说呢？1969年，那是特殊岁月，绝大多数图书馆都关门了，书自然也就没得看了。下乡是很艰苦的事，农村医疗条件太差，《赤脚医生手册》是许多下乡知青的标配。厚厚的有好几百页，图文并茂。书里有最基础的人体结构、八大系统简介，包括最初级的性知识，以及常见病诊断处置方法等等。不涉及政治，既可以给自己处方拿药，甚或也可以给村民们看看小伤小痛。当然，除了事发突然，我一般不会贸然处置村民们的病痛，都会劝他们去区卫生院。但村民们是不会去卫生院的，他们累死累活挣点钱，舍不得花在医院里的。所以，我带去的红药水、头痛粉、消炎片和万金油等，就成了他们大小病痛的灵丹妙药。

至于《世界各国概况》，是我个人爱好。我自幼喜读各类名人游记，渴望有朝一日能和李白杜白一样走遍赤县神州，成为我们时代的徐霞客；更希望能做个环球旅行家，如马可·波罗，如库克船长，叱咤风云全世界。其实，我在下乡插队前，已经走过了大半个中国；去过大巴山，爬过峨眉山，参加宣传队走南闯北，大小城市名胜古迹基本走遍；成渝铁路沿线，宝成铁路要邑，以至于陇海、京广、京沪诸线莫不留下我青春的身影。

这些铁路沿线的大中城市成都、绵阳、宝鸡、西安、洛阳、郑州直至北京、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上海等等，都在那儿短期或长期居留过。我想到个“好办法”，一站站要，且很少买长途票，比如到了成都，求川报的叔叔买一张去洛阳的票，然后一路慢慢玩。利用火车票可签票随时下车，但必须在一定时间到达终点的规定，游历了祖国太多的大好河山。当然，没钱时也就买个站台票，上车去讨好列车员小姐姐，帮她读语录做清洁整理行李，一般也能混个几百上千公里。

记得那次到了洛阳，找到了一盖姑姑，她见我蓬头垢面衣衫不整，立马带我去剪头洗澡，还找来一套旧军服给我换上。“你就是一揆大哥的孩子大立啊？”反复端详反复叮咛，那份亲情那种怜爱至今还有余馨萦绕心头。骑自行车游了龙门石

窟、张飞庙和白马寺，吃香的喝辣的，千年古都印象深刻。几日后如法炮制，一盖姑姑替我买了去北京的快车票，于是1968年的夏天，我在北京维克（一珍）姑姑的大院子里住了整整三个月，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平静生活。而后再如法炮制，去了南京、常州、无锡、苏州，最终抵达上海，在我二叔许兵（一午）的新居里快乐了整整三个月。所有的亲戚资源都被我用了个透彻，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无知无畏还有点恬不知耻。故事很多，到此打住，免得偏离话题。

尽管时势动荡，以我个人的判断，早晚晚会恢复平静。我带上厚厚的棕色塑料壳的《世界各国概况》去插队，那是心底有个梦想，我一定要去周游世界。所谓“身居茅屋，胸怀天下”。劳作之余，除了看《赤脚医生手册》，就是读《世界各国概况》，以至于你说出任何一个国家的名字，我都可以指出它在哪一洲，说出它的地理位置、首都、人口、历史、物产、经济状况、执政党和反对党，以及风景名胜等等。这对我几十年后游历世界帮助太大了。

其实，我下乡时还带了一本《拜伦诗选》。一位老师的私藏，精装彩印，内有欧洲美女插图。老师见我文字还行，作文诗歌常在墙报上刊出，下乡离开学校那天悄悄把我拉到一旁，塞给我这本书，是用旧报纸裹着的。殷殷嘱咐道，大立同学，我看你喜欢写作，文笔不错，这本书我借给你，劳动之余好好读，以后要还给我哟！我如获至宝抱在怀里上了火车，半途上心痒痒实在忍不住打开来看，如痴如醉中被一声厉喝惊醒：“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在火车上读封资修！”未等我反应过来，一只大手已经把书抓了过去。我未敢反抗，连申辩的勇气都没有。

这趟车开往成都，我在江津下车。路过小小的乘务室，却见几个青年人挤在一起，聚精会神翻看着书上的美女。一本好书，太可惜了。

后来老师见着我，没有提书的事情。但我心中有愧，不敢说出心里的苦。这也许是我至今一般不写诗不评诗不参与诗界活动的深层次原因。一本书的失去，毁掉了一个人诗的梦想。

(作者系重庆市新闻媒体作协名誉主席)

一段时光一首歌

□谭小华

初夏的一个傍晚，我吃过晚饭，换上运动装，轻轻地带上了门，独自一人沿着滨河公园向县城方向走去。

当行至关门岩公园广场，一曲熟悉而久违的旋律传入我的耳边，原来是跳坝舞的大妈们放起了《沈阳啊沈阳 我的故乡》，这首优美动听的歌曲我已有30多年没听到了。

听着这首歌，使我想起了我的单身时代。

1989年的夏天，我从涪陵乌江畔的校园毕业回到故里，到1992年的3年中，因为刚步入社会，还是个快乐的单身汉，工作之余也没有什么文娱活动，唯一能去的就是跳舞，所以晚间绝大多数时间我就走进舞厅。进舞厅也只喜欢工人俱乐部舞厅，而不太喜欢文化馆的舞厅，因为俱乐部大都是社会上的青年，美女多，自由自在放得开；而文化馆舞厅成年人多，比较拘谨，进去就压抑，不爽。

《沈阳啊沈阳 我的故乡》就是那个年代舞厅里放得最多的一支舞曲，也是我钟爱的一首歌曲。

在舞厅里跳着跳着，好像也找到了一点点音乐的感觉。我后来也创作了一首歌曲叫做《狂欢之歌》，曾在县城大礼堂一次税法宣传文艺晚会演出中演唱了自己的这首原创歌曲，得了优秀奖。再后来还在中国音乐家协会四川分会主办的《音乐世界》杂志上发表了歌曲处女作《乡恋》，但我最终还是未能走上音乐创作之路。

音乐与文学是相通的，虽然放弃了音乐，但随后我也写熟悉的音乐生活，写下了《乐在曲中》《泉水叮咚》《永远的进行曲》《西家东家笑我狂》等与音乐相关的抒情散文，相继发表在地方党报文艺副刊上，为我后来坚持文学写作奠定了一定的文字基础。

在舞厅跳了3年，美女见多了，却也没有遇着一个心上人，每年春节就一个人单着过年。于是，我又喜欢上了潘美辰的《我想有个家》。

直到27岁那年，我才算有了一个安稳的家，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成家以后，我为了养家糊口，抚育子女，尽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舞不跳了，连音乐也不想听了。

一晃30多年过去了，广场上，“沈阳啊，沈阳啊我的故乡，马路上灯火辉煌，大街小巷是人来人往，披上了节日的盛装……”那熟悉的旋律，依然是那么悠扬、动听、迷人。这旋律让我想起那段美好而难忘的时光。

嘟——嘟——一声喇叭打断了我的思绪。哦，不觉走了这么远，我是不是该回家了？

(作者系重庆市杂文学会石柱分会副会长)

被遗弃的仙人树

□刘德

我家种了一盆仙人树，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墨西哥仙人掌。当初，仙人树长势良好，大约一年半的光景，仙人树就直蹿上一米六七的高度，差不多一人多高。仙人树长出来之后是一把伞的形状，树基粗壮而结实，越往上越开树杈，树干上的刺分布多而尖锐，枝丫向四周散开，叶片肥厚，呈亮绿色。让人看了非常喜欢。

那个时候，每天下班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就是直奔阳台，去看我那盆仙人树。

我家阳台当西晒，所以有足够的阳光去照射那一盆仙人树。仙人树本来就是沙漠里边耐旱的植物，只要有充足的阳光，偶尔去浇浇水，它就会长得很好。

当仙人树疯狂生长的时候，它的主茎变得粗壮而结实，慢慢就呈现出灰白色木质化的外观。远远看去，就像一棵正在茁壮成长的小树一样。

有一天，仙人树树顶居然开花了。那金黄色的花朵非常耀眼而醒目，让人心生爱怜。我用手轻轻触摸那盛开的黄色花朵，就像抚摸刚出生的婴儿一样，手掌触摸之处柔软而细腻，心里愈发喜欢上这株仙人树了。

天有不测风云。一天晚上，狂风大作，大雨倾盆。当我披衣前去阳台查看仙人树的时候，眼前的惨状，让我目瞪口呆。那株生命力旺盛的仙人树被狂风拦腰折断，仙人树的上半段被狂风吹断，肥厚的叶片七零八落地躺在地面上。只剩下那半段木质化的仙人树茎孤零零地立在盆中，像斜阳下佝偻着身子的老人一样。

从此以后，这棵仙人树一蹶不振，慢慢失去了往日的生机。后来，居然烂根了。

曾经生机勃勃的仙人树，就这样凋零了。叹息之余，我再没心情去管它，甚至把它扔进垃圾桶的勇气都没了。之后，由于工作比较忙，所以渐渐把这事给忘了。

转眼第二年春天又到了。有一天我心血来潮，想去整理阳台上的杂物。当我搬开杂物的时候，惊喜地发现那棵仙人树的树干上，已经长出几片嫩绿色的新叶来。新叶肥厚而柔嫩，上边的刺呈淡红色，给人一种万绿丛中一点红的视觉震撼。那一刻，我的眼眶湿润了。

经此磨难重生的仙人树，长势越发喜人，大概一个月的光景就已经蹿到半米的高度。我不禁感叹，仙人树生命之顽强。一棵几乎枯死的仙人树，内心要多么的顽强，才能够重新焕发勃勃生机呀！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栽了这么多的花待你光临

(外二首)

□屿夫

这个夏季，把自己变成一个花匠
学习如何养花的方法
如过去钻研资产负债表一样，很认真
从远处买回来花盆
挑选漂亮大气，上档次的
到山野中，寻找最合适的泥土

然后，向园艺工人请教
他是我今天，给予特别尊重的友人

栽下去桂花，月季，紫薇
和杜鹃，木槿，还有棵李子树
几株薄荷，购买花剪
扎带，花多多一号与二号，凡此种种
手忙脚乱地操心
雨天怕涝，晴天忧阳光炽烈

然后，拜园艺工人为师
期待花期到来，期待你趁花开光临

愿到处都是自在的花儿

当风吹起，那就是演出开场了
东边的，西边的风，柔软又激烈
满墙的月季，枝修长
被阳光打扮好
顾盼生辉，若出挑的舞者
跳起胡桃夹子和天鹅湖
吉赛尔，林中仙女

这个时节的高贵，优雅，美丽
要步入花丛，才能多领悟

角落里的一朵花儿，微露委屈
她的身体，遭绑定竹竿上
随风飞舞的同伴
那自诩为园艺界专业人士的
像家中的女王，喜欢手挥着扎带
不由分说地干扰成长
如挑选演员的霸道角色

这个时节的高贵，优雅，美丽
要看自在的花，才能多领悟

蜜蜂呵，交一个朋友吧

想要提一个小小的反对，肌肉
僵住了，嗡嗡叫着的蜜蜂
在头上绕来绕去，让我感觉紧张
你会不会蜇我一口吗
能不能，飞到旁边的花丛中
毕竟我非花蕊

我的颜色偏冷，并且很单调
性格乏味，从未随风摇摆
孤独，少言寡语，偶尔浅尝点酒
一整天饮茶汤三杯
吃得极简，接近素食
毕竟我无花蜜

你我，蜜蜂呵，不妨交个朋友
请允许跟随你寻奇花异卉
给我一颗如你的慧心，大自然里
翩然随季节发生

(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